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瑞安陳公墓誌銘

錢塘

孫寶璣

譔文

辛亥之役武昌兵變震天下蘇浙相踵應附當其時有能出入生死履忠信秉仁義解紛而紓難毅然以擁民命杜殘傷為己任使捐讓勃與世繼銷亡幾不喋血而告成功且易如反掌者繫誰力歟吾友陳公介石其人也秋杭州滿營協領貴林潛受浙撫增韞將軍德濟指儲礮械麾健將卒據營誓死與漢人鬪不惜糜爛城民公方為吾浙諮議局議長故與貴林厚獨奮身衝險入說之曰清天命已矣君毋膠守違天當視闔城生死重名節輕勿以一人私害天下公貴林涕泣不從公入拜其母垂淚白之母意動教貴林當如陳先生言陳先生天下傑也勿負之由是旗營始與民軍和納械墮防城中安堵如常公因倡議馳檄諸革命區毋戮滿人天下聞之相戒以浙為法滿族知不死亦罕抵拒以故不數月

獨立環海內清室迫大勢不得已從袁請讓尊圖共和世羣推袁
功而不察有陰相其成者也不然彼功固奚為弗遂而縣諸夷互
歲時既盪天道且安知不有用是藉口以撓袁計使不克潰然竟
厥施者天下事未易闕矣非公有以陰相其成者而誰乎公諱芾
原名黻宸溫州瑞安人父琳山公生三子長燃石季醉石公其次
也幼而岐嶷既長岸然剛重不苟言笑淬厲攻苦文章學問行誼
為鄉先輩孫琴西渠田兄弟所推許所交賢士大夫尤相契者樂
清陳志三虬平陽宋平子衡稱溫州三傑輿之獲交於公繇宋平
屬光緒丙申丁酉間平子及輿咸隱滄濱公過之相見如平生歡
方是時吾國外挫日本宇內競扼腕言變法梁啟超汪康年以時
務報風動遠邇未幾戊戌變作又未幾庚子難興自茲以還神州
搶攘新故紛乘其僣陋頑鈍者勿論矣沈溺歐化一流又往往過

焉而失其中惟公慨然獨懷仁義道德之旨觀斯民昏墊即欲被
髮纓冠往救如己推而納諸溝中嘗曰一民飢吾不忍獨食一民
寒吾不忍獨衣故平居論議非不道自由也而異夫自恣非不道
民權也而異夫民權之專制自由變而自恣摧人自由民權專制
君權是侔二者皆足釀斯民昏墊而飢之寒之不恤又不獨暴君
橫厲為足憂也公之與平子交獨厚大抵皆遠於史而秦漢下數
千年典制尤該洽其於吾民膚受弊法痛苦洞焉悉怒焉傷故其
講學嘗出入唐陸宣公白樂天宋司馬溫公葉水心明顧亭林諸
人之間而於新法之革又不肯詭隨流俗曰昔舊之弊者吾推而
覆之今弊在新吾又將翼之匡之必衡國情必準故習毋暴毋躐
等而要以救民為宗尤惡法家學及兵家嘗聞公之言曰法家諸
子尚刑名慘刻且專逢一姓而睨國民若草木若牛馬供其用者

也乃今標法治者崇焉以為先導斯不知本兵家佐獨夫屠割萬
姓虎狼其尤更多殺人為功滅仁捐慈橫絕人理是以古來名將
多還為其主所殺如劉季朱元璋皆善夷戮功臣誠自負其私然
號其為下民報怨烏不可也以余聞諸平子暨公緒言畢是矣平
子早卒惟公存壬寅余移家京師公尋北來蓋公於癸巳科舉于
鄉癸卯成進士官戶部主事管學大臣張百熙聘主大學史料講
席繼禮入編書局戶部計學館乙巳浙人旅京議闢公學投票復
戴公為監督以故滯京久為余會遇彌稠會粵督岑春宣奏移公
兩廣將任之方言學堂監督及優級師範教務長而公始翩然南
矣然猶不時與通書問用道義相切廟宣統元年諸行省諮議局
成公膺選為吾浙議長乃歸踐職越二載川路禍作鄂軍倡義天
下響應而公因是有保杭城援旗族事與雖聞而未之詳民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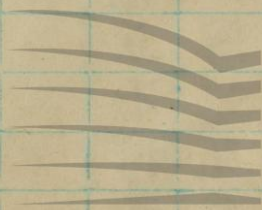
年公被舉衆議院議員兼為北京大學史料講師於時輿則以監
督浙海關泄寧波而公再居京師然每歲時返甌必之甬留所夕
抵掌談輿始盡聞公曩在吾杭震古耀今之舉且質諸平日之持
心擇論而一一符也洎袁公非法解散國會公遂獨任大學史料
及諸子哲學教習五年袁公稱帝義師四起袁憂死黎繼復召國
會公再起為議員丙辰中德交絕當路堅持公廁抗議列段免職
彊吏兵響京師迫停國會公南歸余方旅滬比旋獲片楮曰過茲
相左殊惘惘然旬日當再至罄所言俟久寂然又久而公卒之書
至嗟乎陳公陳公其遂終是耶古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公之言余揭諸前者其梗概也若夫學問之淵綜識鑑之精
朗與持議之平以恕皆詳公著經術大同說獨史倫地史原理德
育闢天荒諸作及闡發子史微言叢誌余無所復贊一辭矣功之

大無逾辛亥杭州一役而教育之績厥闕蓋公居鄉固已迭為平
陽永嘉樂清各書院山長遍之厥後新昌童亦韓山陰何道南錢
塘楊雪漁仁和葉浩吾諸暨趙奠初先後隆書幣禮主講席蓋公
之通博名溢浙西東每在京師先後主大學講者八九年又主講
兩廣三年公生平志不忘天下靳致身為民解倒懸出諸水火是
心未嘗須臾違然出入數十載踪跡所至輒與教俱從遊弟子殆
萬人矣生徒之受勗於公也罔勿心悅誠服公嘗曰吾縱不能得
國為政當為天下扶樹人才是故薰德而被化者咸濯然有以自
厲且多崛為聞人嗟乎假天畀之年異時秉國鈞翁納羣材亮天
工熙庶績其相與弼成邗治豈有涯哉而惜乎公既沒也吾滋為
天下痛德之厚先哀公內行公之孝事琳山公及母林太恭人也
愉愉色養先意承旨及既有事四方歷冬夏必歸溫清無或闕始

居北都汽車未興北方涸寒堅冰積海舟阻勿通南行必紆秦皇
島達申以至甌報備殊絕而公夷然不少阻尤篤手足長兄燃石
所從受書者其卒也公齒猶弱哀痛病幾殆以親在強制藥焉而
瘳自是與季弟醉石相憐愛居家寢食必俱跬步不少離比公宦
遊醉石留侍親而丁巳夏公聞弟病遠道歸視醉石竟卒公亦一
痛相隨病歿嗚呼自古兄弟之愛能及公之為者幾人哉其施及
親枝也有胞姊妹六人或早卒遺孤或寡而相依或貧無立錫公
皆善事之招五家與同居又益母黨十餘人盡取養於公子若女
或資之讀書或為擇壻咸引為己責焉蓋公生平嚴非義之取而
待人獨厚周恤罔怠其於鄉閭里鄰亦如之律已儉嗇大布之衣
一服數十寒暑敝則改為日食甘粗糲靡所擇嘗謂諸子曰於禮
有之貨惡其棄於地天地間一草木之微不當妄廢我非惜財愛

物力耳積年奔走四方所入僅賴山長教習月脩服官微祿議員
歲費公惟能儉未嘗虛糜一財故仰事俯蓄恒充然斯皆公道德
餘事其諸已為人所難能矣公為文章得莊馬神骨若長河之奔
注而渟蓄多古意宋平子嘗稱之曰我輩文猶患沾習氣繡其鞮
輓獨公不然故其創學報上海等地也一篇既出不脛達萬戶遐
邇諷誦之鬚眉奇古目爛爛聲如洪鐘然口操甌音與人交非素
習多不解獨施諸教育也以筆易舌情意周閒故信從者眾又性
剛不能容物以是忌者亦夥往往造為蜚語揚之獨平子及余輒
為別白公恃以無患自平子卒公與與交益深如京師必先過余
逮公之南歸也又道寧波亦恆視余嗟乎以余之學膚未奚敢望
公而公不恥與交者亦視夫志與道之相決耳輿嘗為統一分治
芻議世多迂之獨公躋其言且力為流播非有私於輿也誠恐世

運遷流或將出乎其塗公之卒也在民國六年古曆丁巳六月十
三日亥時年六十一易簣夕有絳雲來覆舍里人相率奔告以火
移時始滅余嘗詢諸觀宗寺僧諦閑諦閑曰介石鮮大功德曷克
臻此余笑曰猶謂介石無功德乎辛亥秋全杭城民命且廣拯天
下旗人厄者非功德而何諦閑瞿然公有四子同公之元配蔡恭
人出哲哲中繼配薛恭人出孫五人公之卒父琳山公母林太恭
人皆九十餘彊健如昔逾年而琳山公始卒民國十年七月某日
公之子同哲哲中始奉公柩葬於縣仙巖山秀才垵之原以輿與
公相愛之摯而知之深也來請銘銘曰
神州混濁鬱生英賢懷仁抱義持危扶艱眾口鑠金獨立不懼績
學育才誰毀誰譽我忝公知日月幾何濡筆銘公涕泗滂沱既奠
厥室山阜永藏公德遠馭千禩勿忘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諸子通義卷一

瑞安 陳黻宸 撰

昔劉勰有言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夫道之湮滅於世久矣我
嘗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諸子者立言之極則也六藝微而百家
鳴官守衰而師教盛孔子生春秋之世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
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文武周公
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
明之所著春秋孝經論語諸書粹然為一子之言漢繼秦興劉子
政司讎校之役向卒劉歆卒其父之業總羣書而奏七略區諸子
於六藝之外而孔子之書巍然與諸子異流殺青所編懸諸金石
於是有春秋二十三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類皆沿載籍之
餘流成一家之學說凡六藝略所列芬菲特起蔚為百世不祧之

宗經子異派而百家諸子之書等諸小邦杞宋故封埶庸秦晉子
之為世詬厲也嗚呼自古道術之不昌又何言哉我謂子之於經
立言則同昔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謀餘文遺事錄為鬻子伯陽識
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鬻惟文友李實孔師笙磬同
音義無軒輊按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
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
也行珪之言曰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傅鬻子以
文王降己大啟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
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
莫不原道心以成章研神聖而啟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
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抑我聞鬻子年九十始見文王文王曰老
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乃

師之今十四篇所載上自五帝下及周公治曲阜及康叔往守於
殷之事別有三王問政七篇為明楊之森所補輯采自賈太傅新
書修政論之森曰賈太傅應及見鶩子遺書也鶩子當周公成王
之時年蓋百有餘歲太史公作老子列傳曰老子百有餘歲或言
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然則鶩子亦古之脩道而養壽者
歟然鶩子所著大道貴道守道諸篇與夫道符禹政篇所錄類能
經緯邦家致之弘濟大率近儒家者言其義奧遠恢達銓發心靈
而於德刑之用政事之要語有旨歸為王者理世致治之著蔡雖
百世不能易也惟揆之道家之言雖其大端皎然不可移易而求
其曲折合符應物變化所謂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為道德虛無之
術者其言亦稍殊矣不知漢志何以列為道家蓋其書之殘闕不
傳者多矣抑其篇目次第往往錯亂不可通曉又未知果為鶩子

之作與否要之陳義弘遠不類秦漢以後人語闕疑以俟從政之
士有所擇而取焉寧非好學深思者之所心躓歟今不論自老子

始

老子

我聞之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
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寶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
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
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
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
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

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嗚呼老子之學所謂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者也我獨惜後世之士拘墟於一先生之說入主出奴豐蔀自喜以為老氏之言絕聖智而棄仁義自叛於大道之歸而以道震天下斯一曲不經之士也嗚呼是何言歟夫人之能讀老子書者少矣

顧讀者或強為之說求之愈深而去之愈遠愈衍而愈離其宗我聞之紀大奎曰或曰老子昔人所謂異端也著書數千言尚虛無非仁義薄禮智嗚呼老氏則何為其然也哉余讀家語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然則老聃吾不知何如人倘其為知禮者無疑也而後世蔑禮之徒反得援老氏之書以自恣何歟邵子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夫易之體則固大禮之原也然則邵

子之言又何以稱焉余嘗取其說與後世之說是書者比而觀之
蓋文之足以害辭辭之足以害意而遂至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禮智者至老子之書極矣紀大婁曰余兄慎齋嘗為余言老子
不可讀然兄暇時亦嘗讀之非老子不可讀讀老子自難也老子
厄於後世最深其流禍最烈老氏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
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仁者肫切情見於辭舊說直謂天地不仁
聖人不仁遂以芻狗民物流禍申韓此一大厄也老子謂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宋襄桓文魯昭之
輩假玉帛為禮者老子慨然憂亂之亟故本道德以明禮舊說直
謂重道德而輕仁義禮遂以清言放誕流禍丹術此又一大厄也
老子謂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後世言攝生甚
淺其言不遇兕虎甲兵又甚幻淺以迷其本幻以罔其識蓋於是

流禍於丹術此又一大厄也斯數者或心知其非而不能釋然於
老子之文即不能不曲為之說愈曲而愈以助其說夫老子重言
守中而謂其輕仁厚言忠信而謂其薄禮老子顯言死而不亡者
壽而謂其畏死以務長生此何說也先儒謂老氏之徒陷溺於虛
無清淨蓋此賢為數大厄之根而流毒之本夫老子明言常有而
喪其有以妄言清淨嗚呼其老氏之厄也與其人心之厄也與嗚呼
大經以妄言清淨嗚呼其老氏之厄也與其人心之厄也與嗚呼
紀氏之言達矣雖然吾猶惜其未盡也夫老子之言仁義與禮亦
精矣至矣吾嘗謂天下之善言仁言義言禮者莫老氏若自有老
氏之言而天下乃有仁有義有禮嗚呼非老氏吾誰與歸老子之
言乃無一之不可行於天下而謂老氏為異端嗚呼豈不誣哉蘇
子由自謂能讀老子然其言曰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嗚呼蘇子由何無忌憚之尤也我謂老子之言至中而且庸而無一之背於君子之道者也所謂君子時中者其老氏之謂歟其老氏之謂歟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姚姬傳曰是不然老子者老其氏也聃其字也論語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即老子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稱為商大夫其說出大戴禮記不足據也當唐之興自謂老氏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為首而媚者遂以改司馬氏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必舉其令德焉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遂

伯玉子產老聃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注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
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得謂為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
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又聞之史記云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
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云又云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
然否畢沅老子道德經攷異序曰案古聃儋字通說文解字有聃
字云耳曼也又有儋字云垂耳也南方瞻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
瞻耳字並作儋又呂覽老聃字淮南王書瞻耳字皆作聃說文解
字又有聃字云耳垂大也蓋三字聲義相同故並借用之鄭康成

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斯為通論矣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老萊子亦為道家之言且與孔子同時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非老子也抑我又聞之莊子云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戰國策稱老萊子教孔子事君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而史記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老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用游者可以為
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耶嗚呼老子之言與老萊子又何類也畢沅謂古有萊
氏老萊子應是萊氏而稱老子則李氏也其說然歟抑不然歟
禮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
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
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

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祿祭於主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
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鄉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
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
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違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違
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奠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寤患
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下殤士周葬於國遂輿機而往塗邇故
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
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

史佚始也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歟子夏曰金革之
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周公伯禽有為為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也者吾弗知也然則老子者乃習禮
而慎於行者也老萊子者列女傳稱其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
兒自娛著五采端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
鸚鵡於親側然則老萊子者又古之大孝人也故我觀於禮曾子
問篇與列女傳所載老聃老萊子言行而證以蒙莊司馬子長氏
之言輒不禁慨然有高山景行之思曰吾人生千載之後而欲識
古人於千載之上夫豈易言也哉

汪容甫氏曰傳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南

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同老子
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
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為嫌止柩以觀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
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
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
矣故鄭注謂古壽老者之稱黃東發日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
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
之吏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司馬適秦史角在魯王官之族或
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况楚之
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衛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
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
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

闕尹子答問之語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
其相駟子陽在韓列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歿凡八十二年闕尹子
之世年既可考而知則為闕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又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趙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
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
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以燕與秦楚魏並稱則老子已
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
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
楊朱事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以
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
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
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

為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
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如掌梁之
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
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
遂去至闕扈朴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
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
以函谷為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為晉地桃
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嶠函之固
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
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
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闕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由是言之
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為周守藏之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

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殺
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則為儋之子無疑而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
傳云儋即老子其言蹊矣至孔子稱老萊子今見於太傅禮衛將
軍文子篇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亦載其說而所云貧而樂者與隱
君子之文正合老子之為楚人則又因老萊子而誤故本傳老子
語孔子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曰老
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
子抗志篇以為老萊子語子思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為常樵教老
子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舊矣實則三人各不相蒙也嗚呼汪
氏亦辨矣哉雖然汪殆以孔子所從學之老子必不為虛靜無為
之說如道德經五千言所云而所謂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

義失義後禮者必非習禮學古之老子所敢出求其說而不得而
牽連比附於曾子問史記諸篇碎義逃難務馳騁以證其是而謂
老聃一人太史儋一人老萊子又一人我亦不能遽謂老聃即儋
儋即老萊子第觀於禮與史記莊列諸書言竊謂天下惟守禮不
失尺寸之士或能於禮意之所存窮源反本穆然於禮之所自起
與禮之所由行而有感於世變之故大道之不作務末而舍本習
偽而忘真繩墨之與從倫類之與俱事緣於後起而人各安其所
習此亦救時愛人者之所為而其離於道也久矣
我嘗為之說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德猶有失何況不德失德而
後仁仁猶有失何況不仁失仁而後義義猶有失何況不義失義
而後禮禮猶有失何況不禮老子之薄夫禮也非棄禮而絕之也
蓋以人道日非不能不有藉於禮以為範圍曲成之具其用斯當

其流斯下故老子之言禮愈精守禮愈嚴其所以律己而教人者
雖極之一言一行之微無不曲折周章以求不失夫禮之萬一而
其著書立說則不然孔子聖人也老氏之所欲與言者也故在禮
言禮曾子問之所稱者是也由禮而進之又進之以達夫制禮之
原則史記莊子所載老氏答孔子問禮之言是我聞之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
子嘗罕言仁與命而與顏子言終日不違其言不可知然其必為
性命天人之說非羣弟子所得常聞也無疑矣論語數篇皆切近
日用可行之言然至易象之傳韋編三絕而後成獨有悟於吉凶
悔吝之常與夫變化動靜之故曰易其至矣哉夫立言之旨精粗
各當固不得謂言文章者一孔子言性與天道者又一孔子也論
語之所述一孔子而繫易之辭以傳於後者又一孔子也太史儋

老萊子之果為老子未可知然吾觀於道德五千言之旨決其為
聖人之師無異辭也老子猶龍非孔子其能為此言歟
故夫後世言老氏之學者多矣其背而馳者無論矣顧或學焉而
未至至焉而未盡自河上公以降如嚴遵虞翻王弼郭象孫登陶
宏景鳩摩羅什孟智周之徒尚已然其言或不傳隋書經籍志唐
書藝文志所列老子注凡七十餘家皆自河上公始然我觀劉向
父子所輯有老子隣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
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而無河上公書而隋書唐書又
不列隣傳徐劉諸家蓋其書至漢後不傳久矣河上公者漢文帝
時人或曰自戰國之末河上公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
著老子章句當是時諸侯交爭海內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奪
河上公恥之隱身修道老而不虧皇甫謐高士傳所謂河上丈人

也至漢文帝時猶存曰公曰丈人殆亦古壽考者之通稱歟劉向何以不見其書豈其書至東漢始出為嚴君平之徒所表章歷久而後傳於世故七略不詳抑亦後人所偽託非真河上公作今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皆言河上公章句其信然歟

我觀於往者好學之士斷斷於此者屢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論述皆足徵自五代以前為是學者亦盛矣要非近古寡聞淺見者流所能臆述而定也余所見紀昀四庫書目僅有河上公老子註二卷嚴遵道德指歸論六卷王弼老子註二卷蘇轍道德經解二卷葛長庚道德寶章一卷吳澄道德真經註四卷焦竑老子翼三卷老子考異一卷張爾岐老子說略二卷徐大椿道德經註二卷以視隋唐二書所列不及十之一老子之學之不明於世也此可謂歎息而道者矣蘇轍通於佛老二氏之說故其解釋老子大旨主

於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言以相比附蘇轍跋之曰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然朱子謂其援儒入墨作雜學辨以正之吳澄之學本出陸氏象山以尊德性為主故道德真經註四卷不之見道之言然論者亦往往非之曰此註與蘇轍書指意略同不免援儒入墨嗚呼老墨之殊途異趨稍能讀二家書者皆知之吾不知所謂援儒入墨者何如况乎學問之道但求其是如其是也雖墨何嫌苟或不然雖儒何貴吾不知所謂援而入焉者又何如其反此者又欲援老氏之言以入之儒故觀於道德經評註序曰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奢殘貪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

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見素
抱璞少私寡欲而民自化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
儉曰不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姚
姬傳祖楊龜山氏之說謂老子即論語所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之老彭其老子章義序曰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諸
說及老子書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
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
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為禮者循
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悞忿
而惡之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
禮固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
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歟老子書所云

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偽名若臧文仲之為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為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為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為自貴愛也而揚子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其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為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為老子之行不亦謬哉夫若是者我猶慮其穿鑿比附欲自逃於儒者指摘之辭而適以失老子之真旨夫所謂道與德與仁與義與禮者確有其深淺次第之不同史記固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老子之所言者道德也非若曾子問所引答孔子之辭之言禮也禮之去道也遠矣言禮必求其從宜言道德不能以稍貶故無論玉帛之禮不

足尚即其所以將此玉帛而不失夫禮之意者猶禮也無論奢者
之禮不足言即所以求夫禮之本而寧儉勿奢者亦禮也此亦所
謂失義而後禮之禮也無論宋襄之謂仁義臧文仲之謂聖人臧
武仲之謂智皆可棄而絕也即聖如周公孔子智如墨翟子貢揆
諸老氏絕聖絕智之旨亦不能強而為之說也曰聖曰智不離道
而道自離故老氏之所謂仁義禮智離夫道而言之而老氏之所
謂道者乃進夫仁義禮智而言之故必如老萊子七十而猶作嬰
兒啼而後可謂孝故老萊子之孝非常孝也必如老氏之答孔子
問禮行禮而後言禮故老子之禮非常禮也若夫老氏不言仁義
而未嘗不用仁義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之言或庶乎近之
矣雖然法者非老子所忍聞而忍言也以禮與法並舉斯下矣故
老氏亦有時用仁義而用禮然其所以用之者非以其道在是也

有用而用之也我聞之莊子人間世篇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仁義與禮者有用之用而道者無用之用也况復從而繳繞其詞以就之曰慈仁也儉義也不為天下先禮也然則老氏所言我有三寶者但言仁言義言禮足矣是惡足為通論哉抑我又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太史公為之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救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寡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世每謂韓非老子同傳為司馬氏之曲筆然古史家之體例固若是比事屬辭但存故實故孟荀之傳兼及三鄒子淳於髡之徒老莊之傳兼及申

韓非若後世斷斷較量於其人之短長賢否而為之也然我獨異
夫孟子列傳稱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公去邠以別夫著書言治亂
以干世王者之類故曰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
內圜鑿其能入乎然則司馬氏之所以異孟子於諸人者至矣而
於老子列傳曰申韓原於道德此何謂歟曰此舊史之辭也夫自
秦人廢古六籍而於古史記尤甚故太史公所作往往因秦舊記
六國表辭稱今獨有秦記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
古故夫秦之興也李斯以刑名之學治天下所祖尚皆商鞅申韓
之言而在申韓當日又自以循名責實持簡要以御一切有古道
德家無為之用規規然以為老子之術猶是也竊其名而背其實
學者或昧然從之以迄於漢興六七十年間往者不返所謂黃老

之術大率皆緣飾法家者言塗人耳目為欺世誣民之學我讀韓
子解老喻老諸篇未嘗不為之廢書三歎曰嗚呼法家之用術亦
狡矣雖以之千古可也故謂申韓之言歸本黃老亦必秦舊史本
有是語太史公因修而錄之然亦從而斷之曰其極慘礪少恩又
曰老子深遠矣然則太史公之意溢於辭矣

達矣夫李贄之言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為非惜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為解老也是豈無為之謂哉夫彼以柔弱
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因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
道德申韓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為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
無為而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子得
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審若是則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

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非所以治之也而况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以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為而不免有為義則為之而以有為又甚矣是故其為道也以虛為常以因為綱以善下不爭為百谷之王以好戰為樂殺人以用兵為不得已以勝為小美以退為進以敗為功以福為禍以得為失以無知為知無欲為欲無名為名孰謂無為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為之有益也然則韓非氏奚為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不能惡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急功利者欲效之而

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
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為申
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為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為篡
弑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
也哉獨老子乎雖然我又有疑於帝王順而達黃老逆而能忍之
言帝王之術固順而達矣而老氏之所以能忍者又安見其為逆
也若以不見可欲為逆而能忍則夫恣睢暴戾之徒縱情忘性逞
耳目口鼻之私殺人百萬駢然任其所欲為而不恤而又自以為
未足者真李氏所為順者矣是故竊老氏之術其流不過為曹參
汲黯竊帝王之術其勢不終為石虎高羊朱粲不止故人之責乎
能忍者其欲也責不忍者其心也以老氏之學治天下則必有不
忍之心與不忍之政以老氏之學治其身則有必忍之欲我觀於

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言而知老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我觀於
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言而知老氏之能忍其欲而不
能忍其心也

故夫老氏之所深惡痛絕者莫如古法家之學其言云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作酷吏列傳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
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
下相遁至於不振故老子言修身治人之術至禮而止自禮以下
不忍言矣失禮而後有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天討有罪自我五刑五用哉故古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
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
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夫

法令之所由行刑之所以施也故法令者禮之窮也我獨悲申不
害韓非輩為刑名法術之言而轉託於老氏無為之旨申子之言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韓子之言曰堯之有
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銅雖監門
之養不齷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
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
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夫必欲貴己而賤人犖然獨行其恣睢之
心去逆旅之宿舍監門之養而釋臣虜之作不願為堯舜之行以
是治天下總萬民曰我固無為也嗚呼此異乎吾黨所聞者矣老
子曰上禮為之而無以應則攘臂而扔之老子以為禮斯窮矣况
復下於禮而以法術刑名鳴於世老子固曰禮者亂之首然首亂

之云者有將亂之象而猶幸其未亂也若夫刑名法術之用則天下大亂之所由成非言禮者所敢出矣嗚呼夫自周公既歿禮之不明於世久矣老氏當文勝道敝之餘日見夫干戈滿地桁楊載塗力強者勝人類將盡感造物之不平念哀黎之無告慨然出所學以示人曰禮者忠信之薄乃復并此禮而無之此真世道人心之大變而無可挽回者矣故老子薄禮愈甚而其謹於禮也亦愈甚如曾子問所載之辭老子或有感於禮之將窮以為猶有一禮焉以稍繫天下之心於什伯千萬之餘倘由此而進焉又進焉其終返於大道之歸也有日矣故曰老子言修身治人之術至禮而止嗚呼孰知其後為刑名法術之世哉是故清談玄虛之流學老子而流於渺矣然不足為老病也神仙丹訣之說襲老子而近於誕矣然不足為老疾也我獨謂後者老學之弊其流有二楊朱

之為我一申不害韓非之無為列子楊朱篇曰子產專齊國之政
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
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
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
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
刀兵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媿媿者以盈
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以晝足夜三日一出子產日夜
以為戚因間以謁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
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
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悔過而夕食祿矣朝與穆曰吾知之久矣
擇之亦久矣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侯易及之死
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

矣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
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
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
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
而不知也嗚呼彼楊朱氏假修老子之術而以公孫朝公孫穆之
行賓賓然飾其辭以惑後人豈不背哉申韓之學與楊朱氏大相
反而不同矣然而習恣睢而嫉勤苦卑人以尊我雖趨舍殊塗要
其極皆以天下為苴芥糞土之棄率天下之人以出於鹿豕草昧
之塗而不自覺若老子則異是吾聞之文子云老子曰聖人之從
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
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
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惜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

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遠矣又曰子之死父臣之死
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潛怛非
正為也自中出者也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聖人在下則民慕
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嗚呼老氏者以欲利人為歸雖其術有
時近於為我其為我也以為有我而後有人非楊朱氏之為我也
其用大抵本於無為其無為也以為無為而有以為非申韓氏之
無為也故孟子斥楊朱而不及老子司馬遷惡商鞅申韓而亦不
及老子夫老氏之異於二者之歸亦較然可觀矣然而天下之禍
老氏而使人淆然莫辨其真者莫如楊朱申不害韓非雖然楊朱
氏之為術亦微矣而申不害韓非之術則自戰國以迄於二千年
行之而未變真偽之相亂也久矣非讀古人書而心知其意者亦
惡足以識此能明辨而審之哉

雖然我又讀韓非子解老喻老篇而謂韓非能獨行其說以影射
塵趨於老子之後使人深信而不疑者亦自有故世之學老者多
驚於虛而韓則一本諸實多挾以玩世而韓則因以用世故其言
曰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
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禮
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
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
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嗚呼以視攘臂怒目斷斷較
量於一禮之微與夫放蕩形骸頽然自棄於範圍之外一切廢置
不少顧者異矣又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
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得事理則必成功
故曰禍兮福所倚人有福則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行邪辟而動棄理行邪辟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
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故曰福兮禍所伏嗚
呼此孟子與民生憂患而死安樂之說也以視緣飾鬼神假天命
以惑愚衆與夫祝詛不經之術又異矣又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
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
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視暴戾驕恣之徒務紛更奪民所欲飾淫辭
而復助之攻者又異矣又曰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之類
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
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
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以視死灰其心槁木其形
絕耳目口鼻之好浩然無與於人世間之休戚肥瘠者又異矣故

其論道曰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物之所稊也道與堯舜俱智
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昌湯武俱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
在吾側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
雷霆宇內之物恃之則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
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此固大異
於離事而言理舍物而言道而別構一縹緲虛無之境以為空談
之助者矣其論象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
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
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此又執有
以御無緣妄以馘真而大異於荒遠不可方物設詭辨以亂本體
令人迷不知歸而忘其所自始所自終者矣嗚呼吾觀於韓子所
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之言輒有見夫大易之義聖人立象以盡意

翰音登天鬼車塗豕乾坤穿鑿何奇不有故章氏學誠以為象之
所包者廣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非徒易之所言然
也佛氏之學來自西域其所謂心性道理之說名目有殊推其義
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是故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
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為
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皆即人心營構
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嗚呼達哉斯言是可以廣韓
非子之說而為讀老氏書者下一解矣是故老子曰前識者道之
華愚之首夫猶是識也而獨以前稱人幾疑其術之秘而奇可未
以常理測矣然韓子為之說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
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
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

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象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
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術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
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其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童子
同功是以愚之^曰首也老子之言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
不神其神不傷人人幾疑為奧妙無形似非語言所能喻也不然
則是誕而不可稽也然韓子為之說曰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
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
內無瘞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怯鬼也甚故
曰以道蓋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
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老子之言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及此尤讀
老子書者所大惑而不解其故者矣而韓子為之說曰兕虎有域

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
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
備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好
曰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遇甲兵夫韓非子固亦卓然有高人
識過人之學治天下之才彼亦有感於世變之故讀老子之書而
見所謂虛靜無物者以為老子蓋善於應變者也故得其察理鑑
物之明而無其養性踐形之用識其藏身因世之術而忘其存心
無我之公夫人生亦危矣百年之頃一日之間孰我孰人曷禍曷
福世喪道毀道喪世歟世與道交相喪歟几席之上霜雪橫飛肘
腋之旁戈矛並出莊子在宥篇云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
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又曰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故老子察人心之變而得天道之常較然於身世物我

之際利其所以救人者在能不犯人之難而與人相全不出人之
先而與人無競留其身以有持藏其用以有為所以通陰陽之撰
明剛柔之理而有見夫消長動靜之宜者非為其身謀也是故文
王蒙於羸里之難而釋爻象箕子困於明夷之貞而序五行周公
有三叔之變而金縢以發周易以成孔子有歷聘不用之遇而學
易寡過祈年於天時歷久而彌艱世閱人而成變古聖人之處此
亦多故矣

故老氏之術精於踐世故而善於葆性真明於察人情而深於知
天道善哉太史公之論道家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
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
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故老氏之術在重生而其迹近

陰謀然我又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人心之陰陽與天運並行能用
陽而不能用陰者非愚則狂孔子微服過宋瞰亡拜虎權宜所在
寧謂非陰夾谷之會玉帛相見載兵以往寧謂非謀孔子與老氏
皆有纏綿悱惻之誠固結於其中而不可解心愈苦而術愈精以
故因權設變與物相應而後世之士藉以飾謀任巧陷溺其心我
觀於先發制人後發乃制於人之言而知古兵家之用成大功者
因瑕釁而遂忍之之言而知古法象之謀嗚呼此所謂性深阻有
如城府非言道德者所忍出也韓非子蓋有見於人心難恃世故
不測亦既陰揣默喻而得其十八九矣故於老子之書析之過精
求之過當然亦有發揮見道之言其有裨於學者多矣我獨惜以
韓子之才之學蔽於一偏之見果於自信失厥中庸文飾奸言誣
彼先覺嗚呼冤矣夫我未見有讀非子解老喻老之篇而不深信

以為然者也故謂孫叔敖辭楚王之厚賞而請漢間之地沙石之
處為老氏善建不拔善抱不脫之證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勾踐入宦于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文王見罵於玉門顏色不
變為老氏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之驗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
以弊吳吳王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為老氏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之效晉獻公將欲襲虞
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為老氏將欲取之必故
與之之徵此皆因緣故實成其家說張皇我軍拔幟而立雖非談
道之言尚為審時之論我亦不能為韓非厚非也抑韓子又云周
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是膠鬲賢而費
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不予膠鬲懼無道者之不用故
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

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嗚呼文王聖人
也孔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於殷又非敵國也紂殺
比干而去箕子微子紂之不能用膠鬲又不待一玉版之不予而
而後可知也昔者湯薦伊尹於夏桀至五就而後已文王何遽不
及湯之甚而故詭其術以離膠鬲君臣之交而固費仲之寵棄賢
者而錄不肖於紂固無可惜矣其如殷民何包藏禍心中斗沫
古人可作能無寒心是適以揚晉獻秦穆越勾踐之餘波而助之
張目矣嗚呼豈不誣哉自韓非子以後為老氏之學者多矣其書
具在或荒誕以為老子不死姑勿深論

諸子通義卷二

莊子

瑞安

陳黻宸

撰

史記云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此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嗚呼許由卞隨務光辭天下伯夷
叔齊辭國君莊周辭卿相一也然莊周之言曰伯夷死名於首陽
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也奚以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然則莊之辭楚相所以保其生
而全其性也故曰終身不仕以快吾志夫其所謂快吾志者乃世
之所謂大不快者乎雖然快志與不快志又有足以言莊子哉明
釋德清曰莊子一書乃老子之注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子
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
宏才博辨其言沈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而陸希聲著道
德經傳曰楊朱宗老氏之體而失於不及莊周述老氏之用而失
於太過皆老氏之罪人也我讀莊子天下篇言古之道術於闕尹
老聃外復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
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蔓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叢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
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然則莊雖本於老氏而其流斯異矣且莊不
惜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自居故能糝糠萬物塵垢
天地澹然與一世俱而不知其所自來所自往故曰獨與天地精
神往來蓋亦本無所往無所來也故又曰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孰與遊是孰與友是何遊何友即遊即友
故世之言道者曰一死生然既云一之而猶有死生之可言者也
曰徹終始然既云徹之是猶有終始之可指者也若外死生而無
終始則死生皆虛終始無著萬法非法惟有我存我亦何存存之
自我故自其外者觀之恣縱而不儻也不以臚見之也瓌璋而參
差也自其內者言之則又充實不可以已也其理不竭也其來不
蛻也郭子玄為之言曰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
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
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應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
心者也又曰莊生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達死生之變而明內
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者也又曰其長波
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順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當經岷崙涉太虛
而遊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
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釋玄英曰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
旨暢無為之恬淡明獨化之旨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
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釋德清曰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
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昔孔稱老氏猶
龍假孟子見莊子豈不北面耶抑我又嘗疑之莊子當梁惠王齊
宣王之世與孟子同時孟子無一語及莊莊亦未及孟而朱晦庵
為之說曰莊子當時尚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
朱之學嗚呼楊朱氏恣情放逸其見於列子書者略可述矣故其
學與莊子異軌而殊奔未可同日語也而曰莊止是楊氏之學豈

通論歟朱晦翁又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周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援此亦可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孟子即未至楚而寧不知楚有莊周其人哉不然許行之徒又何為而至於孟氏之庭也况莊周固宋人也朱子之說豈然哉抑我又聞之德清曰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子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况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眾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為桎梏矣均之有濟世之功者也雖然我謂莊子誠不無濟世之功然必穿鑿其說以求適合於孟子斯亦虛誣無謂之辭矣且莊之立言又豈徒為羣雄吞噬而發欲尊莊而轉以淺視夫莊而失其真我又惜其言之過矣且莊子固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故其論治也自神農黃帝以下弗屑也
其論學也自老聃孔子顏淵以下勿道也善矣夫呂吉甫之言曰
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
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言之未嘗相及以此而已夫莊
子固亦自處於神人者也抑我又聞胡氏五峯曰莊子之書世人
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向向而求字字而
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
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朱子曰莊子作齊物論意欲齊物理
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
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處嗚呼此數子者固自謂能讀莊子之書
矣雖然我又獨有異於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物形從來
不齊如何齊得之言以為朱子一生往往言格物致知而於天下

之物何嘗然也若胡氏欲於白字字中求之則我又將為莊子
轉一答曰謬悠之論荒唐之言亦豈復有白字之可求字字之可
論哉抑我又讀朱子或問曰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大矣夫
康節嘗言老子近易康節固深於老者也而康節又以似莊周見
稱於朱氏之門於此可以見康節之深於見道而後知老莊者固
未嘗遽絕於天下也

夫莊子之言固亦不能無弊矣然我以為此讀莊者之罪而非莊
之過也莊子推尊孔子述其言論其見於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
天地至樂山木田子方知北遊寓言讓王諸篇者蓋屢屢非一二
數矣寓言篇云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
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郭象注曰謝變化之

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嗚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莊子固知孔子之不言而知矣抑且不言而又不知是真化於知也然則惠子知孔子之知莊子知孔子之不知莊子之知孔子亦深矣故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夫化之於道亦微矣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朱晦庵曰莊子若見不分曉焉敢知此道朱子故菲薄莊學然於此又不能不為之心折者蓋莊又未嘗非禮樂而棄詩書也故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然則莊於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又未曾遽作貶辭也楊文會南華經發隱以為漁父盜

蹠皆他人依託大違莊子本意觀莊子內意推尊孔子處便可知矣太史公不於內篇窺莊子之學而據偽撰以判莊子宜其將老莊申韓合為一傳也顧讀書亦難矣其依託與否未可知况即不然莊亦偶引漁父盜蹠之事連類而書藉為談助非以是作洙泗爰書也我嘗謂列子有楊朱篇莊子有盜蹠篇異端並出潭穢相參乃文章之波瀾非學問之正軌也列本非朱莊寧宗蹠糟粕不遺因事類及著述之道等此者多故古人之書或語見於此而意寓於彼讀者當求其著書立言之旨理存銓擇得失攸分膠柱守株寧非寡識固不能以一篇之言概其全書其間之斷章取義者無論矣即令是非易曉文義較然而一書之傳別有會意知音君子曠古其難况如莊之恣肆不羣長於馳驟往往千轉萬變務反覆以盡所說譬之五色並陳丹素迷目八音齊奏匏竹亂耳考理

者或昧其玄牽義者轉嗤其誕夫讀莊子之書而欲於章句間枝
枝節節以求之斯亦謬矣故夫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擅生是非以
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
貴者盜蹠之所謂孔子非莊子之所謂孔子也上無君侯有司之
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擅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泰多事者緇
帷漁父之所謂孔子者非莊子所謂孔子也抑豈徒然哉德充符
篇曰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彼且斲以淑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
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是叔山無趾之所謂孔子非莊子所
謂孔子也外物篇曰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僕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蹢蹢以興事以無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耳是又老萊子之所謂孔子非莊周所謂孔子也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若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高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

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同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无功身必有
歿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是又師金之所謂孔子
非莊周所謂孔子也夫莊周之尊孔子亦至矣其於孔子之言又
不勝其篤信而詳明矣故天地篇孔子老子問答之辭曰夫子問
於老聃於老子則字之於孔子則師稱之莊子於孔氏固已自居
北面矣莊書屢稱夫子非一見老子即孔子莊子之視孔猶老也
以其書中所引有詆訛孔子之言而謂莊子作以詆訛孔子吾知
其必不爾矣不然孟子闢神農之言荀卿謂堯舜為偽立言之體
寧止一端而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
而蓋貧賤所以蒙不雪之恥於千載者亦大誣矣是讀書者之過

溫州不

也夫豈徒莊子一書哉孔子之弟子為莊子所稱者莫如顏淵而其詆之最力者莫如曾子駢拇篇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纒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言非天下之至正也又曰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肱篋篇曰擢亂六律鑠絕等笙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色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
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
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無所用也在宥篇云天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蹠曾史
之行又曰下有桀蹠上有曾史而儒墨舉起又曰吾未知聖知之
不為桀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桀桔枲鑿也曾史之不為桀蹠蹠
矢也天地篇曰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德均也故曾子者
尤莊子所詆之最力者也然我又讀寓言篇云曾子再仕而心再
化曰吾及覲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不及吾心悲今夫化
亦未易言矣莊子之稱孔子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稱蘧伯玉亦
曰年六十而化而稱曾子曰再仕而心再化夫化亦未易言矣然

則莊之於曾子又津津乎有譽辭矣荀子與莊子皆出自卜子夏之傳而荀非子思孟子莊非曾學術之不可強同何足異哉然吾竊有喻於再仕而心再化之言而歎莊子之於曾子猶然况他人乎故謂莊子作漁父盜蹠箠以詆訛孔子之徒而明老子之術非也夫莊子於孔子之徒初非有故為詆訛之意者也

或曰司馬氏之亡天下莊子罪也當曹魏叡芳之際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於晉而其風益盛于今升作晉紀而為之論曰風俗滯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

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晉書儒林
傳序云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
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
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
可為長歎息者矣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著論以天地萬
物皆以無為本迄於晉時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然未能止也陳頽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
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
談為風流之宗或請立太學而以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能
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
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
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天下其為戎乎

其後元帝尚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
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
人之治忽矣或謂曹參治齊師蓋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
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綏寵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效亦
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老子書中一
語耳此一語非有推摘仁義絕滅仁義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
息之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
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
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薰腥華岱幾三百年仲尼
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墮阮中不思保
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
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當時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

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
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
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以喪人之國二者如出
一軌胡氏之論至矣我謂此皆虛憍不考情實之言不足尚也老
莊之學未行於三代之下而何晏王弼之徒又未能以老莊之學
化天下漢初之尚黃老偽也自魏晉以下為老莊之言皆偽也而
曹魏氏之亂非何晏之罪王弼弱冠隕命其後司馬氏之亡尤非
王弼之咎何晏註論語王弼傳周易皆有功於六經晏之死與日
月爭烈矣司馬懿亂賊之徒神人之所共憤與曹氏無並立之勢
何晏燭乃幾先勸曹爽裁抑其權事機生失為身捐命此固社稷
之忠臣當塗氏存亡之所繫也魏志成於晉臣之手其妄誣晏亦
宜而後之論晏者倒置不平是丹非素為賊懿作朽骨爪牙效鷹

夫以毒正士於泉下不亦惑歟况復蔽罪於其所學而以誣晏者
誣老莊豈非惑之大不可解者哉王弼於當時無尺寸之權非有
朝廷操縱之力粥粥不能施其用尤與晏之在魏不同以清談亡
天下者王衍也非粥也抑晉之亡於王衍亦無尤自晉武帝以降
有賈后之凶虐惠帝之愚駭而繼之以衛瓘楊駿之變八王之亂
雖百衍亦何救於國衍固非亡天下者况王弼乎顧通博如顧處
士猶未足以知此其言曰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
王何為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羗戎互僭君臣屢易
非諸賢之咎而誰咎哉嗚呼此憤激之高談而非平心之公論也
夫晉之亡於五胡與北宋之亡於金南宋之亡於元明之亡於清
何異必欲鍛鍊深文推戈往哲則圖陳太極煽講學之高風妙說
參同亦談空之後盾自唐後數百年中原積弱之因窮江湖之濫

觴溯層冰於積水空言誤世我首何人而周之亡也以處士橫議
漢之亡也以黨人氣節尤其不能置喙者矣夫讀書論古之難豈
不然哉大矣哉文中子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
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
罪也大矣哉文中子之言也然而西山真氏猶鯁鯁為之辨曰清
談之弊賢祖老莊謂非其罪可乎則我亦且為告之曰王莽何必
不祖周公劉歆何必不祖孔子總之老莊之學之不明於天下亦
久矣讀其書且不易而况舉其說以行之於世傳之於後以成天
下之風俗而使人靡然從之此亦萬世而且暮之一遇也信如西
山氏之說又何高視清談諸公之甚也故夫莊子之論治天下亦
屢矣天運篇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
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
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
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繼性篇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
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
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
下與治化之流濛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拊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
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夫充莊子之
道雖五帝猶不足言何論三代以下吾嘗謂大道既隱人鑿其天

渾沌不生變態萬出當人心陷溺迷不知反之時而欲歸之太古
無為此必不可得之勢矣然而周易重復之義老子以反言道凡
物芸芸必歸其根流之既竭其源乃出吾安知夫終者不復始今
者不返古嗚呼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莊生於此有隱痛焉楊
廣朱溫禽犢無人理之徒乃亦南面依然為天下人君率數百千
萬赤子趨走奔驚於其下尸祝而帝天之而曰倫也倫也此非所
謂大駭之尤歟故既治之而不能安之既安之而不能順之既順
之而不能一之嗚呼吾又安得率天下之民咸出於一之一途熙
熙然以自適其澹漠之天雖有知而無所用之地與陰陽為徒與
鬼神為俱與四時為隨與萬物羣生為化或曰此必無之事也雖
然吾又安知必無者之終無耶一切窒礙轉眼皆空離幻即真唯
心所現其諸莊子所謂反性情而復其初者歟夫其初亦一耳其

諸莊子所謂至一者歟老子曰抱一為天下式夫一亦至難言矣
而莊子曰不一而德始下衰嗚呼庖犧氏其猶病諸

故其述許由之言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
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
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
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
者知之矣述老聃之言曰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於
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
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危流共工於幽州此不勝天下也庚桑子之言曰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赤張滿稽之
言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
其色焦然聖人羞之嗚呼唐虞之治亦盛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
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舜禹之有天下而
不與焉古聖人之治天下蓋亦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少
加毫末於其間故仁義生於人心以仁義治天下是以天下治天
下也以仁義之心治人是以心治人心也智者智此而已賢者賢
此而已故老氏謂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以仁義後乎道
德道德既失而猶幸有仁義以維繫之自黃帝以後而仁義之說
大昌矣我於古五帝之盛猶髣髴景慕而見其與天下相遇於道
雖失而猶有道德猶失而猶有德之中則以賴有所謂仁與義者

去道德未甚如水之不得其原而其流猶自在也如木之漸遠於
根而其葉猶未彫也以為大道廢有仁義猶之可也必欲并此而
去之夫果使去仁而道存去義而德存以共返於無知無欲之天
若蒙莊之言斯可謂萬古而一息矣然或萬有一不然者則又安
勝此膠膠擾擾為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或亦古有道士所太息而不平者歟故唐虞之治亦盛
矣雖然吾又淚泫泫千萬行下於後世人與人相食之言曰嗚呼
歐陽修五代史李茂貞傳云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
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者雨雪不止民凍餓
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
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
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嗚呼人肉賤於狗歐陽

氏書此心肝摧盡矣而隋書稱朱粲以劫掠為業取嬰兒蒸而噉
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慮
無食即勒所部有畧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
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及敗以數千兵赴唐高祖請降散騎常侍段
確醉謂粲曰聞卿噉人肉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
藏猪肉夫朱粲亦居然一楚帝也嗚呼弱之肉強之食天與人形
七竅並鑿血氣戰中嗜欲攻外怒激奔石勢若湧泉其聲殷殷齧
膚及骨殺氣漫天不盡不絕孰實為之自古有始以力相軋以權
相奪以利相傾以威相脅虎狼滿前肉飛血染徧三千界天地盡
赤故昔以倫始而今以婦女終昔以木始而今以人與人相食終
蒙莊氏於此蓋有聞之不忍言言之不忍述述之不忍詳詳之而
不覺毛豎股戰久之乃大悟而且笑曰嗚呼此古黃帝堯舜之罪

也雖然我謂此其罪在天雖然天不可得而誅莊子曰吾仍以誅
黃帝堯舜嗚呼此所謂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歟然其
心亦大苦矣夫以人欲橫流喜怒不測翻覆宇宙妖氛四塞肘腋
矛戟骨月仇讎祗席之旁霜雪交下故蘧伯玉謂顏闔曰形莫若
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
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老聃之告
崔瞿曰人心排下而抑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劓彫琢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
靜其動也懸而大價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謂南榮趯曰兵
莫憚於志鎔錙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
賊之心則使之也孔子之告葉公曰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大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
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屬厲刻刻太至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謂顏淵曰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之
不可測也莊子察物甚精而測心甚微視一切皆醯雞腐蠅放目
四視曠然無我提刀而起斬盡籐葛故其迹出於外名教而歸於
忘形骸其術極於通入天而始於一生死以故達生篇曰達生之
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山木
篇云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知北遊篇云人之生氣
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
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又曰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
解其天殺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又
曰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
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枯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
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我身非我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
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何可得而有耶莊子蓋有見夫有生非生誤
賊為主陰陽交乘乃迷其故惟我滅度卒無滅度壹是空虛忘適

斯適故必斲爾形體黜爾聽視捐爾智慮德全而神乃不傷其是
其非吾不得而知也其始其卒吾不得而問也其有其無我又不
得而言也故曰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
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其以真夫真之為言亦至矣哉大
千浩劫皆自偽起喜怒哀樂之於人偽也陰陽之於天亦偽也若
天之自高若地之自厚若日月之自明夫我又何與焉若父子之
自親夫婦之自愛長幼之自序夫我又何修焉故順之則倫理以
明人心以安逆之則天地失其常星宿易其位風雨汨其節江河
斷其流我初不知世界之何以成人類之何以成而既云生矣我
又不知生之何以全夫所以全其生者必非較較然一耳之能聽
一目之能視一手之能動一足之能行一心思之能知己也又必
非油油然漻漻然一敬而君臣愛而父子樂而交遊同而閭里知

識己也故於其大而極之鯤廣數千里鵬翼若垂天之雲於其小
而極之觸民國於蝸之左角蠻民國於蝸之右角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於其聖而極之堯舜老聃孔子於其
愚而極之倒置之民蒙蔽之民於其治而極之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之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
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於其亂而極之盜
蹠從卒徒數千人休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於其巧而極之疴
僂丈人之承蜩猶掇之呂梁丈夫之游於水披髮行歌數百人步
而出梓慶之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於其拙而極之蟬得
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忘其形異鵲見利而忘其真於其上而
極之原天地之莫達萬物之理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

而不濡於其下而極之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甃在屎溺而要之於道則無幾微之損益於其間故自有生以後皆塵垢粃糠之遺也嗚呼吾又未知莊子之於道何如也雖然吾聞其言矣曰道無乎不在嗚呼此所以樹萬世集矢之的紛紛然相詬厲至於今而莫知所止也

夫古今之是非亦無定矣雖然吾聞之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立言以救世必有一物焉以範圍而曲成之庶幾天下之愚者得視以為歸而智者亦不至於蕩佚而失之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而莊子曰虎狼仁矣又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禮樂者古聖人宰治天下之具也而莊子曰中純實而反乎情者樂也信行乎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重聖人而誅盜賊人之所同欲也而莊子

曰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伯夷古之聖人而蹠者人
之所謂大盜也而莊子曰殘生傷性盜蹠亦伯夷已又曰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伯夷與盜蹠是同為淫僻也生死亦大矣
古者哀已死而制喪禮而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
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竹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
不變死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嗚呼由莊
子之道不至於棄禮樂而忘廉恥以率民而出於恣睢無行之途
不止今夫純樸之殘而為犧樽雖大匠不能使殘者復全白玉之
毀而為圭璋雖良工不能使毀者復完大道之廢而為仁義雖聖

人不能使廢者復起故孔子疾愚詐孟子惡智鑿遷流所及滔滔
安歸世變日非見而目擊夫豈忍而與之終古設或有一道焉如
莊子所謂同乎無欲同乎無知其行填填其視顛顛以共出於至
德天放之俗者聖人亦何必偈偈乎揭仁義以求亡子而不知其
失之已久矣顧其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自唐虞以降迄於今日猶
是道也故救世立言之士初未嘗高論放行故違流俗寧見蚩於
高明而不敢自外於名檢寧下同於中庸而不敢自附於上哲誠
有懼於縱之即逝非拘於墟而然也我聞之禮曰子云禮之先幣
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
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
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
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

時不利珍大夫不忘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及爾
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禮非祭男女不
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子曰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夫人則進左手姑
姊妹女子于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
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夫古之坊民甚嚴
矣其矯而出此者亦若有萬不得已之故無必如莊子之言非盡
去其坊不可此亦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矣人之賢孰不如我解
其桎梏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不猶愈於張皇紛更之為乎故莊
子未可厚非也然其說或為後世曠達之士所喜江河濫觴其流
斯下後漢書孔融傳曰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
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

瓶中幽則離矣嗚呼是七尺而角距也融與衡死非其罪然其人
固有可死之道矣晉書阮籍傳籍之言曰禮豈為我設耶由是禮
法之士疾之若讐彼皆為莊氏之言蔓衍忘反而不知求其本者
也北齊書和士開傳云士開謂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
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為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
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達穢矣夫士開乃佞倖之尤其
言不足污齒頰然我嘗又痛憾於士大夫之流往往自附於莊氏
之教為恣肆無恥之說以自文方謂放蕩形骸超然於物我之表
初不知其為和士開殘唾之餘而不得自齒於人類也夫莊子之
言固亦不能無弊矣故葉水心為之論曰老子雖為虛無之宗而
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
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變於其指

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夫莊子於天地人物之理可謂
得其指歸矣而葉氏以為瀆且欺者究何謂歟葉水心又曰孔子
既沒而鄒魯之士傳其學以禮為守以詩書六藝之文為說以堯
舜文武為據以身為本以天下國家為用先誠意而後法令尊信
義而賤功利然而君德益衰世變益訛其學不能信於天下於是
諸侯辨士旁午而起各以其所聞著書一切反理而任辨分流異
門各自為家莫不非訛堯舜而嗤鄙孔氏枯槁者以自高於山林
馳騫者以擅事於諸侯是以孔氏之徒深疾而力排之雖然王化
不明而無以養天下之才彼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不能自蔽其
所見又變於俗而趨於利故其勢不得不背率而馳則君子哀之
可也若莊周者其智足以知聖人矣其於君臣父子之序甚明本
末度數之宜甚詳六經之要言德刑賞罰之道命義禍福之說指

事類情而無不畢極其至而不變於俗不趨於利然至其所詆訾
笑侮自黃帝以下聖賢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親其憂至於孔子
老死而不遇其憂為最深者而折旋俯仰形容其窮困不自得之
意又設為老聃萊子所以教詔迷復之辭其慢易譏謔乃更甚於
君子其知之最深其玩之最甚譬猶識律者之傲法乃皋陶之所
宜誅其罪過於愚民之不知而冒為之者也或言其能自託於道
術若老聃列禦寇之流夫莊之所聞於老聃列禦寇者淺矣乃不
若其得於聖人者深也知伏於不知言至於不言物之之不齊以
其齊桔槔之為用而鸛鷖之為使其自喻其身若騰猿之在枳棘
也夫聃與禦寇之道豈若是而已乎至於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之
所尚仁義分守刑名原省之所次五變而可舉九變而可言者聖
人雖出而治天下不能廢也蓋嘗反覆其言而深悲之嗟夫莊周

者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於狂言湛濁一世而魚魚以寄之是以
至此其怨憤之切所以異於屈原者鮮矣雖然諸子之書害小而
已息莊周之書禍大而長存自周之書出世之悅而好之者有四
焉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遣其累姦邪者濟其欲
此四者君子小人之雜也而莊以說乘之是故人道之倫顛錯而
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
之於儻蕩不羈之人則小足以亡其身大足以亡天下可不懼哉
甚矣夫葉水心氏之言乃以為莊之得於老聃列禦寇不若其得
於孔子斯可謂知言之士矣吾又聞之黃東發曰莊子以不羈之
才肆跌蕩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
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世茫無定蹤固千萬
世談諧小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之

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如為
善無近名緣督以為經刻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之類者多
矣又曰莊子之可錄者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蓋
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
過借天下之不常以亂其常獨其文奇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宿
儒及或溺之嗚呼悲夫盍火其書夫水心與東發二子在南宋為
好學深思之士所持論往往不落恒解有高遠過人之識其於莊
氏之書淺矣指摘是非務文深以求其過此亦如漢廷腹誅之刑
故入人罪未足令受者俯首不平之歎哉抑亦有激於後世之學
宗莊氏者撫拾浮華精髓盡失以誤世則有餘以求道則不足故
為此大聲疾呼之辭以矯末流之失此固自漢魏以來學者之罪
也嗚呼作者有知吾知莊子於此當有無窮之餘憾矣

抑我尤有異於葉水心氏莊周不得志於天下怨憤之功與屈原
無異之言原故楚世族與楚同休戚存亡其怨憤固宜而莊子仿
徨塵外逍遙其身方且寄縣解於帝天齊髑髏於南面與世何怨
與人何憤故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
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至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於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伐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山有
焉其名鵲鷓子知之乎夫鵲鷓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桐梧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鵲鷓過之仰而視之
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山木篇云莊子衣大布而補之

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
羿蓬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主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夫
莊子雖不得志於天下然於莊子何損故謂莊子之怨憤同於屈
原非也錢飲光氏著莊屈合話而蜀唐甄為之序曰易卦首象龍
龍之為物變化無迹若秦於人則不免於晡醢彼知進而不知退
者雖學達義文智若著龜自以為龍矣而不知其為福則在沼為
禍則在俎也莊子知之是以却千金之聘汙卿相之尊不秦於人
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若是者何也不得其時也老子不得其時蓬

累而行其用猶龍莊子亦然然則莊子亦不易知矣抑吾又聞程
子亦謂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而朱晦庵又謂莊子言有
可取君子不以人廢言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程朱故
痛惡莊學相詆斥不遺餘力然其言猶若此然則莊子又豈易知
哉漢書藝文志道家錄莊子五十二篇今本十卷三十三篇自道
遙游至天下分為內外雜篇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
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
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爽意修之首危言遊鳧子胥之篇凡
諸巧雜十分有三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
意去取其內篇象象並同其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特會莊子
之旨嗚呼莊子今已不見全書其存者又未知為後人之妄竄與
否讀郭象注雖未能盡達莊旨然猶髣髴得窺其大意所在其背

所注

而馳者鮮矣晉書郭象傳曰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
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
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
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
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
郭二莊其義一也此與劉義慶世說新語盡同向秀之注陳振孫
稱宋代已不傳但時見經典釋文今以釋文所載校之如逍遙遊
有蓬之心白釋文郭向並引絕不相同肱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句釋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為之斗斛以量之白釋文引向注
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註中凡文與
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註所載達生篇痾僕僂丈人承蜩一
條向註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棄而走句向

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註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卯焉向
註六十二字郭註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註多七字示之
以地文句向註塊然如土也郭註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鄉吾
示之以天壤句名寔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
註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註二十二字郭註無之鄉吾示
之以太冲莫勝句郭改其末句淵有尤處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
十六字尾五十一字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故逃也句食豨如
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觀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
向書點定文句者恐未必信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
紀聲反則此篇向亦有註併晉書所云象自註秋水至樂二篇者
尚非寔錄矣劉孝標世說註引逍遙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又無
之此亦第弗深者可耳總之秀與象皆善為莊氏言故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而秀尤曠有心悟玄旨超然始秀
欲注莊子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
殊復勝不嗚呼稽康之言語妙天下矣而秀之語又何簡而雋也
故自秀述之於前而象廣之於後吾於莊十得其七八矣以為特
會莊生之旨然矣哉然矣哉其逸者不可得而見矣然如王應麟
困學紀聞所錄莊子逸篇凡三十八條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
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抑我讀列子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張
湛註曰莊子亦有此文併引向秀註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之然
則今所見莊子既非莊子之舊而亦非向秀註本之舊矣惜未得
其逸者而盡讀之然此十卷三十三篇中發明奇趣奧突難窮庶
幾鑿理竅之精華洞微言於易老讀之者曠然有以自足於一時
意遠而恬恢恢乎萬物一體與天下相遇於藐姑射之中空同之

上仰天俯地唯我獨尊此心學者之機緘而談立者之淵藪也抑
我竊有疑於天道篇之言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死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則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
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
王無為而天下功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
末在於下要在於下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

音羽菴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
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
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
而况人道乎此其說本自老子無為之旨而其流或為韓非子法
術之宗我或嘗讀韓子內外儲說及主道揚權諸篇未嘗不歎術家
之為用竊道德之近似而離其真其祖述聃史因襲以成其詐以
至於欲令道而行督責之術自此以往必有逞其恣睢不爾則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吾嘗惜老子之徒因緣轉徙久而漸遁其
宗為韓非子楊朱氏二家之學柱下之大罪人也或謂莊周學近

溫州不

楊朱而莊子達性命之原於生人之理浩然若薄太虛而垂星日
與楊朱放鶩無行之言無一語相類而天道篇所述又何轉而下
同於韓非子也吾讀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數
語為悃悃太息曰甚矣夫立言之難也彼秦始皇李斯之薄二帝
三王而盜蹠滿苟得之徒賤儒墨悍然而罔忌者要非無自故夫
老子以無為倡天下欲與天下共出於無為之途而非有上下之
辨也儒家之大同墨家之兼愛與老氏之無為迹異而旨同然而
莊子謂上必死用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究何為哉其
極刻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焉嗚呼太史公言之有餘痛嗚呼
立言豈不難哉雖然莊子真有道之士也自郭象以後為莊言者
多矣焦漪園作莊翼一本郭註而其外所引宋元以來諸家之說
大抵取之禪氏者為多皆足以證明宏旨宣暢玄詮而錢飲光本

莊翼作莊屈合詁以為世之所謂莊子之解者皆妄耳故寧為訓
詁也嗚呼吾味其言釋德清李卓吾皆註內七篇而德清謂七篇
已盡其意外篇皆蔓衍之辭耳錢飲光亦以為外篇雜篇所謂因
之以蔓衍也今所尋繹甚荒畧亦於內篇較詳總之莊子學故宗
老而其說則詭而通矣雖然此所謂古之真人也吾聞之荀子曰
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嗚呼其果不知人乎哉其果不知人乎哉

卷二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99